

听 荷

王耀武



探秋 汤青 摄

安庆的早晨,是被菱湖的荷香轻轻拱醒的。我常赶在天光之前到湖边,分不清是我来寻荷,还是荷在唤我。

雾是沉甸甸的,像浸过米汤的青纱布,潮漉漉地搭在湖面上,一拧就能滴出水来。青石板路被晨露吃透了颜色,深一块浅一块的,倒像外婆那件补了又补的靛蓝褂子。我走得很慢,布鞋底子压在青苔上,发出噗嗤噗嗤的轻响,像是踩着谁的鼾声。

荷叶还蜷着身子,叶缘紧紧卷着,像怕冷的孩子裹着棉被。每张叶心里都蓄着一汪亮——说是露珠太轻,说是月色又太重。风从柳树杈里钻出来,顽皮地一推,荷叶不情愿地抖了抖,“嗒”地把捧了一夜的珠子还给了湖。那声响短促,清脆,像咬断一根嫩荸荠。

要是落雨,菱湖便换了脾性。雨丝细得看不清,鼻尖一凉,知道是雨来了。先是稀疏的几点,敲在叶上像试弦;后来就密了,密得像外婆把筛子反过来摇,豆子噼里啪啦全蹦了出来。雨水在叶心越聚越多,叶片慢慢弯下腰,“哗啦”——把满腹心事都倒给了湖。整片湖都在轻轻打嗝,打得人心尖儿发颤。

高爷爷还是在老地方,柳树第三个疙瘩节底下。他拇指反复摩挲着紫砂壶身上一道深色的旧划痕,说话前总要抿一口。“康熙爷那会儿……”他喉头滚了滚,下巴上那一小撮银白的山羊胡,便像风里的芦苇穗子,轻轻颤动起来。

“您说,菱湖夜月为什么在安庆十二景中偏排第九?”我忍不住问。

他空着的手往湖心一指:“你看那月亮,掉在水里,捞不起来,才叫人惦记。景太满,就装不下念想了。”

我握着温热的壶把,另一只手抚着亭碑上模糊的“残荷”二字。石头的凉意顺着指缝往心里钻,忽然想起外婆递莲蓬时,指甲缝里总是青黑青黑的。她说那是湖泥的颜色,洗不掉的。

那年外婆走了,我收拾她的旧物,唯独留下了那只豁了口的陶钵。现在,我用它来养那几颗古莲发的新芽。看着青嫩的叶子从裂缝旁探出头,乡愁仿佛不再是卡在那道豁口里,而是正沿着它,一点一点,流进了

现在的时光。

菱湖前年冬天清淤,压舱石出水时,浑身糊着黑泥。懂行的老师傅用特殊法子磨开莲子坚硬的外壳,帮它们透了口气,又用晒过的井水好生养着。四月八日那天,缸底终于顶出一根锈红色的芽,细得像缝衣针,却倔得像牛筋。

今年盛夏,这些古莲到底还是开了。花瓣比寻常的要单薄些,花形也小巧,却另有一番古拙的韵味。白的像刚点好的豆腐,颤巍巍透着凉;红的却泼辣,仿佛把晚霞最后的胭脂都偷来,狠狠抹在脸上。

老人们说,这是古莲魂醒了,赶着来看今年的戏。

可不是么,黄梅阁的灯一亮,戏台角落,那个扮演大家闺秀的女子,正趁着开场锣鼓的间隙,飞快地抬起水袖,拭去鼻尖沁出的细密汗珠。月光认得她,总在她眉间多停片刻。今夜她的汉白玉像微微侧首,月光照着她抬起的手腕,恍惚间,我看到她小臂上有一道陈年的浅疤——据说是年轻时练功,被头簪不小心划的。

她的目光越过戏迷的头顶,落在

最安静的那朵白莲上。我忽然觉得,她不是在望,是在听——听荷瓣舒展的轻响,听露珠滚落的节奏,听时光在弦子上打转的韵律。

《落花曲》从飞檐下淌出来。“春满江淮花起舞……”昨夜一阵急风,几片花瓣打着旋,不偏不倚,正落在她伸出的指尖上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她唱的是戏文里的悲欢,荷演的是天地间的圆缺,而我们心底响起的,原是同一支关于开谢的谣曲。

“来来来——”

不知谁起了调,《小辞店》的腔便扬了起来,惊得荷叶上的宿雨簌簌地坠,砸在水面上,叮叮咚咚的,倒像在给唱腔敲边鼓。

那位穿蓝布衫的大姐,一边跟着哼,一边用手在膝盖上画圈。那声音糙糙的,像用砂纸打磨老木头,一遍,又一遍。

孩子们不懂这些,他们只在乎荷叶上滚来滚去的“珠珠”。“跑了!珠珠跑了!”那小不点儿急得跺脚,小手在空中乱抓,像要揪住溜走的时光。

看着他,我就看见三十年前的自己,也是这样踮着脚够,够不着就嘬

嘴。外婆会把最大的叶子折成船,放进我手心:“拿稳喽,这是你的龙舟。”

她采莲回来,两条腿黑亮黑亮的,像刚从酱缸里捞出来。剥莲蓬前,她总要把指甲在鞋底蹭两下,说“省得刮伤伢子舌头”。鞋底沾着泥,她却蹭得认真,像在给莲蓬行礼。她把最嫩的米塞给我:“慢些嚼,莲心苦,清热明目呢。”

她的手总是凉的,像井水里浸过的青石。我说冷,她就用这双凉手捂住我的耳朵:“傻仔,这样不就暖和了?”结果凉意顺着耳根往下爬,把我整个人都沁透了。

今晚的月亮特别好。荷花都把头埋得低低的,许是白日闹乏了,这会儿知道害臊。

我一个人坐着,听水波轻轻地舐着岸。

“咕咚——”

闷闷的一声,从水底冒上来。不知是鱼在翻身说梦话,还是哪颗睡过头的莲子,终于在泥里打了个舒坦的哈欠。

我知道,在看不见的深处,洁白的藕节正忙着赶路。它们不言语,只管埋头记着——记着月光怎样爬柳梢,记着雨丝怎样和荷叶说悄悄话,也记着我此刻的心跳。

所有的黑暗,原是为了成全某一时刻的破水而出。

“破!”

很轻,却很决绝。一片蜷着的嫩叶猛地钻出水面,急急地把憋了许久的气,长长地吐了出来。

我伸手想接住叶尖的露珠,它却先一步滑进湖里。水面晃了晃,把月亮揉碎又拼好。收回手,掌心里只剩一条被荷叶梗划出的细红印子,和三十年前外婆蹭在鞋底的泥,是一个颜色。

夜真的深了。远处《小辞店》的尾音还在飘,这回听着,倒像是专程唱给这满湖的荷花听的。

而荷花,是真的在听。就像所有在黑暗里沉睡的古老生命,终会在某个时刻苏醒;就像三十年前那个趴在竹床上的伢子,听着外婆哼唱不成调的小曲,在荷香的包裹里,慢慢懂得:最干净的,都要在最深的黑暗里修行;最动人的,都在最平常的日子里生长。

听 鸪

李凤仙

天在省城,斑鸠竟然如在乡野般鸣叫,我反复确认,才相信身在何方。

家乡在江南,是个山明水秀、田地肥沃的小村,斑鸠四季叫得人心扑扑啦啦跳,“播谷一谷”,种子破胸了,秧苗安放进泥土,谷粒归仓,梅花孕蕾,不论什么季节,斑鸠一叫,我的眼前总会浮现草长莺飞,花开蜂闹。

斑鸠在乡野跟人很亲近,如同燕子般恋人。前几年在村小学教书,斑鸠在学校操场走路啄食,像小鸡雏一样自在。学校三面环山,山上有修竹茂林,大门面对广阔的田野,油菜花开得浩浩荡荡时,办公室侧面的园子里春意流淌。一棵桂树郁郁葱葱,与其相望的,是一棵宝塔似的雪松,树干比水桶粗,两棵树间的一丛野蔷薇,花团锦簇,甜意漫涌。连续好几

年的这个时节,一对斑鸠都在蔷薇丛里孵小斑鸠。学校师生虽不足一百,但孩子们一下课,校园里就满是涨潮似的欢叫声,孩子们奔跑的身影时不时路过蔷薇前,可斑鸠伏在花下,恬静而安然。

定居的小城,有青山蹲坐于城市腹地,有流水环绕周边,斑鸠俨然成了城市的主人,它们在公园里闲庭信步,在小区路上踱步,人车都会给它们让道。朋友家窗台上的一盆金边吊兰,有幸成了斑鸠的育婴室,朋友全家人,为了不惊吓斑鸠,任窗帘日夜关闭,两个儿子也只掀一丝丝小缝观察斑鸠孵小鸟的一举一动。

斑鸠在哪,哪里必树多,水丰沛。窗外有什么让斑鸠叫得似春天回来了?起身,拉开厚厚的窗帘,白

净的晨光透过窗玻璃扑进室内,鳞次栉比的高楼间,绿意深深浅浅。一片广场在楼下,广场旁的林子非常大,香樟,栎树,垂柳,白杨子,夜莺,玉兰……树下绿草茵茵,简直是个大植物园,鲜嫩的晓色在枝叶上晃荡。

我往林子里张望,不见一只鸟的身影。

“播谷一谷”

“播谷——谷”

不紧不慢的斑鸠叫,又接应了好几个回合。我莫名地觉得眼眶发热,就像我昨天看到田野里一头牛时一样。那头牛,站立在旱田里,天空旷远,田野辽阔。收割机碰落的稻谷发的秧和新长的野草,使田里又青乎乎的。牛安静地抬着头,它的视野里,拖拉机正突突地犁田。我从动车车窗看到牛与它看到的田野,一种无法言喻的忧伤涌进心里,这是甜美的忧伤。

楼下广场来了一位奶奶和小孩,小孩穿着背带裤,蹒跚跑几步,忽然停住,仰望树林,静静伫立,似乎也在听斑鸠叫。

明朗的曙光漫进了广场,被斑鸠叫得光芒四射。

